

懷念與感激



劉富仁

民國四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生

廣東省梅縣人

中國文化大學機械系畢業

現職／

神通電腦公司工程師

散文第一名 劉富仁

大學畢業快要十年。回憶從前的學生生活，最令人難忘的，要算是高中階段了。

以升學率來說，新竹中學並不是最頂尖的，但是它的教育方式卻非常的特別。這麼多年來，每次想到高中生活，便對這個學校心存感激。尤其有機會受教於辛志平校長，更是覺得幸運。

竹中的校園很美。這樣的美，大部份來自它的古老。老的房子，老的桌椅，老的設備，加上很多老的樹木。這樣的學校，裏裏外外都不會有什麼重大的轉變。它的一切，都是由時間慢慢累積起來的。如果時間是海浪，竹中就像岸邊的岩石，長時期的受到海浪拍打，一點一滴在改變，但卻是那麼不著痕跡。學校中到處老東西，連木頭柱子的紋路都變得很深刻，硬的地方還在，軟的地方早就陷進去。有一口老鐘，廢棄不用，卻仍掛在那兒，那真是老得不知有多豐富。這樣的學校，把它放在十八尖山的山麓，山是學校的一部份，學校也是山的一部份，每個人都不清楚學校的邊緣在那裏。除了靠校門那一側有一道矮鐵絲網權充界限之外，裏面無邊無際。就像新竹的風呼呼地吹，每個人看見山邊這樣的學校，也覺得自然得無所事事一般。學校雖然老，東西雖然舊，但是卻不髒，好像一個勤於梳洗的老人一般。加上學校大，格局方正，讓人覺得它還滿氣派大方的。曾經有一個老外，還是女孩子，初見這樣的學校便被迷上了。覺得跟歐洲的家鄉很像。她找到校長，希望能在這裏教書，可惜她只會教西班牙文。

這樣的老學校，每年不知多少年青學子進進出出，自然有許多事情可以寫。先從我的感覺說起。進這個學校的第一個感覺是這個學校跟自己從前所讀的初中不一樣。以前考試臨時抱佛脚，多半都沒有問題。但在這裏，臨陣磨槍，卻是既亮又不光，還惹得自己生氣。生物老師上起課來不用課本，但是內容極為豐富，有時還把科學月刊的內容也加進來。考試的時候出的題目跟課本好像無關似的，但考的卻是活生生的生物。歷史老師上課，會突然分析起德國希特勒的心態，為什麼對猶太人這麼趕盡殺絕。國文課裏，老師放他的錄音帶給我們聽，聽古人怎麼樣吟詩。這些都還算是普通的課程。對大部份的學生來說，印象最深刻的要算是音樂與體育了。

不論你從前音樂素養如何，音樂老師一律從五線譜教起。從最基本的打拍子，直到加上音高變成一首完整的曲子。音樂老師硬是有本事在一個學期內讓高一新生從看不懂五線譜，練習到一拿到五線譜就可以唱得出來。高一學生將近千人，而教高一音樂的老師卻只有一位，真是神乎其技。等到學生懂得五線譜，這才開始談樂理，聽古典音樂，甚至什麼也不談，只聊些做人處世的一些經驗。這時候的課已經是二年級了。上了兩年的課，也沒看見什麼音樂課本，自己買的音樂書以及唱片倒是不少。

體育課上課時很好玩。學生先分組，喜歡玩什麼球就到那一組。每隔一段時間換一次，每個人都有機會接觸不同的球類運動。田徑則是「共同必修科」，誰也跑不掉。除了上課，學校在秋天會舉辦一個陸上運動會，夏天則是水上運動會。每個人都要參加，至少參加一個項目。這樣的運動會，光是預賽就花掉一個月。每天降旗典禮以後花半個或一個鐘頭舉行。真正運動會那天則全是精彩的決賽。另外，在每年冬天會有一個越野賽跑，越野賽

跑之前每個人都要經過校醫檢查身體。然後光是熱身就要一個月，每天升完旗就開始跑操場。第一週跑三圈，然後是四圈，再是五圈，等到第四週就跑校外。沒有人願意偷懶，因為練習時不好好鍛鍊自己，越野賽跑當天必定非常辛苦。等到一切準備就緒，就在星期六下午舉行比賽。一、二、三年級錯開時間比賽，分別跑四、五、六公里。時間是三十分鐘左右。從操場出發，經過校門，沿著十八尖山的山路跑，繞一大圈，從另外一個方向回來。各叉路口則由教官看守，以免有人抄小路不公平。當校門關閉，並插上一個大旗子，表示超過時間，成績不及格。越野賽不及格也就是這學期體育成績不及格。寒假補考時就換算成跑等距離的操場，那種孤單無聊真是比越野賽還可怕。

我常常奇怪為什麼在這個學校，考試前臨時抱佛腳沒有多大用處。後來才知道是因為這裏的老師很認真。不僅是教學上認真，在生活上也很認真。以這樣的態度來出考題，學生自然沒辦法打馬虎眼就混得過去。學生不以太樣認真的態度去準備，恐怕是凶多吉少。大部份老師都這樣，當個竹中的學生也真是十分辛苦。老師們又為什麼那麼認真呢？原來後面還有一個認真的校長。

辛校長實在是一位懂得教育的人。他生活簡單，堅持原則，做事認真而且實在。他極不重視表面工作，不求學生參加校外運動比賽拿冠軍，但是他要求每個學生身體健康。不要求學生惡補以提高升學率，但是要求學生認真讀書，朝各方面均衡發展。他的要求形之於文字的非常少。記憶裏只有三條戒律是犯不得的，否則必定退學。其中一條就是考試不可以作弊。看似簡單的一條規矩卻是非常重要的。由於不可以作弊，所以每個人都只能憑自己的努力去決定自己的命運，每個人的立足點也都是平等的。這個規定的背後也在告訴我們，如果在可塑性最大的青年時代就已經學會考試舞弊，還能期望他將來成為社會中堅時誠實的做事嗎？這一點對學生來說，實在是絕頂重要的。對辛校長而言，他最大的本事就是把教育跟生活結合在一起。大家每天看見他在校園走動，好像一個活的典範一般。大家眼裏看見他是以什麼樣的態度去生活，漸漸的也就受到影響。由校長而老師而學生，整個環境就是這個樣子。幾年下來，學生也就變成那個樣子。十幾年過去，也許早已忘了校訓是什麼，但卻永遠記得辛校長的精神。

學生有時也會抱怨，花太多時間在與升學無關的地方會降低聯考的競爭力。但後來想想，讀書畢竟不是人生的全部，除了讀書之外，還有好多事情要做。辛校長不見得能讓學生進入第一流的國立大學，但他所傳遞下來的精神卻是終身受用不盡的資產。

高三下最後一次上他的三民主義，他為每個人準備一份禮物。薄薄的一本自己印的中華民國憲法，上面寫上每個同學的名字，然後一個一個叫到台上來領。當每個高三學生進入最後倒數計時的時候，他仍不忘語重心長的告訴我們，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，每個人不論將來做什麼，都應該去了解它。在他看來三民主義的延續是憲法而不是聯考。

高中畢業後第二年，辛校長便退休了。新來的校長一上任便大興土木，要建設出更現代化的新竹中學。昔日自然之美已不存在，我也有好長一段時間沒有回學校看看。

再一次看見辛校長，是在服兵役時的過年假期裏。年初二的晚上，我買了一籃蘋果依據畢業紀念冊的地址找到校長的家。門開處，裏頭冷冷清清，一點沒有過年的樣子。多年不見，眼前看見的校長已經不復當年模樣，牙齒掉了好多，整個人看起來蒼老得厲害。看見學生來訪，辛校長很高興，談了好多當年種種，仍似從前豪興不減。臨走，他說牙齒都要掉光了，不方便吃東西，下次來不要帶禮物。離開後，感慨很多，辛校長一生從事教育，生活簡單，退休後兩袖清風，沒有得到良好的照顧。但是這又算什麼呢？也許對從事教育的人來說，他重視的並不是這些表面的東西，而是他的學生卓然有成，能貢獻自己。

幾年又過去了。有一天傍晚下著雨，早已下班，不想這時候在路上擠人擠車，便拿報紙出來看。報上說辛校長去世了。辦公室人已走光，這樣的雨這樣的心情這樣的消息，真是讓人心裏頭沉重。

回首前塵，竹中的教育對我的影響太大了。許多校友也都有這樣的感覺，大家常常會懷念辛校長。對一個從事教育工作的人來說，最大的成就就是大家始終忘不掉他的教育。在這方面，辛校長是一個成功的人。懷念之餘，也對他心存感激。